

ON THE RECEPTION OF ZHUANGZI'S THOUGHT OF
"FOLLOWING NATURE AND VALUING TRUTH" IN LANDSCAPE
WORKS OF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论六朝时期山水作品对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接受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370-376>

蒲睿

兰州大学文学院“萃英”博士后，甘肃，兰州，730000

Pu Ru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电话: 17393107835

邮箱: 952993875@qq.com

摘要: “法天贵真”出自于《庄子·渔父》篇，该篇借孔子聆听渔父的教导提出。庄子认为“真”是“精诚”，是符合于天地自然之道的存在。而借由“真人”“真知”“真性”三者形象化的表述“真”的内涵，形成一种独特的审美，要顺从自然之道、体现本真，在“崇尚自然”和“返朴归真”中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所追求的“真”，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天地大美，是无遮蔽的真实自然的存在。而要体悟到“真”，这又是无法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要通过独特的审美方式。庄子的崇尚自然，促进了人们对于自然之美的关注与欣赏，对后世的山水文学艺术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魏晋；山水；庄子；法天贵真

Abstract: The phrase "following nature and valuing truth" comes from the chapter "The Fisherman" in Zhuangzi. In this chapter, Zhuangzi proposed it through the teachings of a fisherman to Confucius. Zhuangzi believed that "truth" is "sincerity" and an existence that conforms to the natural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By using the three figurative expressions of "true person", "true knowledge", and "true nature" to describe the connotation of "truth", a unique aesthetic was formed, which emphasizes following the natural way, embodying authenticity, and achieving the state of "oneness with heaven and humanity" through "admiring nature" and "returning to simplicity". The "truth" Zhuangzi pursued is most directly manifested as the grand beauty of heaven and earth, an unobstructed and natural existence. However, to comprehend "truth", this cannot be achieved through language but rather through a unique aesthetic approach. Zhuangzi's admiration for nature

promoted people's atten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had an impact on the landscape literature and art of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Wei-Jin period; landscape painting; Zhuangzi; following nature and valuing truth*

《庄子》一书历来受到重视与研究，而正因其“文史哲不分”的特征使得其可供研究的角度非常多。历代研究中，有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探讨其人生哲学的，分析蕴含其中的“个性自由”；或是因其天马行空的想象，汪洋恣肆的文风而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分析其行文的浪漫奇幻性；抑或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讨论其独特的言说方式。本文试图从审美的角度入手来解析《庄子》的“法天贵真”思想。

一、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

庄子的美学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是交融统一的。其中，“法天贵真”的审美思想对自然山水文学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强调“美与真”，崇尚不事人工雕琢的天然之美，反对矫揉造作，从根本上肯定了美与真的统一性。

“法天贵真”出自于《庄子·渔父》：“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庄子所追求的“真”，最直接的表现即是天地大美，是无遮蔽的真实自然的存在。庄子的崇尚自然，促进了人们对于自然之美的关注与欣赏，对后世的山水文学艺术产生了影响。当以天地自然为审美对象，也实现了对自我本身的关照，借对于山水的审美寄托来实现精神的自由，一方面对隐逸文学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对于素朴之美的追求，也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法天贵真”一词中，“天”即“自然”之义，“法天”即是以效法自然，以自然为准则。“真”有三层含义，一是指自然之道，二是指本性，“法天贵真”中的“真”则可以解释为“至诚”，是真实不虚假，是自然自在的存在，“贵真”就是以真诚为贵。所谓“法天贵真”，就是效法自然，崇尚本真，追求自然的至美。只有达到“至诚”，才会有感人的效力，一切勉强都是浮于表面的现象，而毫无深意可言。“真”与“诚”紧密相连，只有自然流露的真，才能够真正打动人心，具有感染力。庄子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与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伦理道德相对立的。他提倡的是抛弃一切人为的限定与拘束，抛弃世俗的束缚，抛弃形式化，鼓励回归到本真的自然。在表现自身的喜怒哀乐时，能够“真在内者，神动于外”，能够实现绝对的自由表达，“不论所以”“不选其具”，展现自然真美和至诚。

“法天贵真”强调的是内在的“真”与外在的“神”二者的有机统一，以达到所追求的“至诚”之美。同时提出了“不拘于俗”的主张，不拘泥于外在形式才能

表现出最自然真诚的美。庄子对“真”这一概念的表达，常常借助于“真人”“真知”“真性”等来进行形象化、具体化的表述。“真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个人，而是一个象征，指的其实就是天地万物和人本然的存在。是天性和人性合而为一后的人格化的展示。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真知”是存在的本真，是自在的本身。“真性”则是指天地万物一切存在的目的追求，所关注的中心则是人性之真。

所谓“真人”，是指面对人生困境之时，可以超越生死、情欲，《列御寇》中云：“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煬和顺天下，此谓真人。”《大宗师》中言：“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只有与天地为一，顺应自然界本来的规律，才能真正感知到“至美”“大美”的境界。所谓“真知”，《齐物论》中云：“有真人而后有真知。”成玄英疏证云：“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不知而知，知而不知，故不知而后知，此是真知。”刘笑敢以为真知即真而不妄的知识。真知是不断向人与自然的根本的无限接近。综上所述，庄子的“法天贵真”是在追求自然和自由的统一，主张率性任真而不要己为物役。

二、庄子“法天贵真”的美学思想

《庄子》中多次谈及天地之美。庄子指出，对天地、四时、万物的关照，可以体悟到真美。肯定了美存在于天地自然之中，要善于观察自然去发现真正的美。庄子对于山水自然的描绘与欣赏，是超越功利目的，带有审美娱乐性质的，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愉悦。将感情寄托于山水，于山水之中寻求获得精神的愉悦。“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只有精神与天地达到合二为一的境界，才能真正体悟到美。

庄子论“道”，主张“道法自然”，强调任顺自然。由此生发出了庄子以自然之美为核心的美学思想。庄子将“道法自然”作为审美的最高原则，强调“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将自然率真之美推为极致；倡导“无以人灭天”，反对任何对自然的矫饰乃至损坏。庄子“道法自然”的美学思想对中国艺术审美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以自然为美的美学思想，表现出以顺任自然为主，追求一种不事人工雕凿、浑然天成的自然美的境界。

“真”是一种至纯至诚的境界，拥有能够打动人心的力量，是人的自然天性。勉强、虚假都应当被舍弃，自由自然才能尽情表达、真情表达。“法天贵真”的审美要求“真”，追求真诚之美。庄子认为，“真者，精诚之至也”。它是人的主观真诚达到极至的表现，“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真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动人并表现出神来，而从真的根源上讲，真者所以受于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真的最高价值在于符合天地自然之道，而与真相对的礼，则是属于人道范畴中的世俗之所为也。这与老庄一派推崇天道、贬低人道的世界观紧密相联。

要达到真正的“道”，就要能达到“天人合一”“法天贵真”的境界。而到达这一境界的方法是做到“虚静”。虚静就是要避免受到干扰，在虚静的状态下，才能体悟“道”的真谛，专心与审美，体悟关照道天地大道的至美至真。

从美学的角度看，庄子推崇“精诚之至”的感情自然流露，同时也推崇一种不露人工痕迹的天然美。《大宗师》赞赏“刻雕众形而不为巧”，《马蹄》中痛斥损坏马之天然真性，西施效颦、《至乐》把鸟关在笼子里。欣赏人工创造过程中“以天合天”“操舟若神”的化境，达到“器成，见者惊犹鬼神”的审美效果。庄子的神是一种超出了一般的人间规矩和法则，达到“以天合天”的自然灵妙之境而又难以言说的审美体验。“真者，所以受于天也。”在庄子看来，无论是纯粹的天然之美，还是人工创造出来的出神入化之作，都应该是合于道，法于天的大美。庄子讲求主观真诚和天道自然的审美价值对于后世美学影响颇大。

三、“法天贵真”对六朝山水文学的影响

魏晋之时，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但“这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新的思想理念正是于此时开始兴起。儒学式微而道学复兴，士人的思想从儒家经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同时带来对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获得了更加自由的发展。

文学理念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在创作主题上，由以政治教化为中心转向了抒发个人情感，从“言志”转向“缘情”。在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作家的个性，与玄学所倡导的“重自然”相适应，不受名教的束缚，率性自然，个性自由发挥。在创作实践中，更加重视创作本身的规律。这些都是魏晋审美的转变。文学的发展开始走向了自觉的时代。尤其表现在山水的审美书写上，继承了庄子“法天贵真”的思想，重视发掘天然之美。

山水叙写渊源已久，《诗经》之中就有对山水的描写，但主要是借山水以起兴，尚未形成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自然山水。从儒家所提倡的“知者乐山，仁者乐水”的比德说到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诗文之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玩物审美。”

到了魏晋时期，受玄学影响，隐逸之风盛行，士人多徜徉山水之中以体悟自然之美，才真正开始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山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中有对晋宋山水诗兴盛的说明，同时表明山水文学兴起，获得了蓬勃发展。晋室南渡，政治文化中心转移，从中原到江南，所处自然环境发生转变，面对新奇的山水风光，游赏之风盛行。如《世说新语·言语》中流寓江左的文士虽心有故国之思，但同样的，江南秀丽的山水风光成为来自北方的士人耳目一新的审美对象。以会稽山水为代表，多称赞其秀美。纵情徜徉于山水成为一时风尚。

魏晋以后，山水游赏之风盛行，山水审美意识也走向自觉。而对这一现象作以追溯，毫无疑问，是庄子首开其风。庄子崇尚自然的哲学体现在对山水的审美之中。通过游赏山水，体悟自然之道。徜徉山林之中，超越功利目的，真正以审美的眼光来观赏自然风光。庄子认为，人的作为和雕饰只会伤害万物的自然本性，影响到六朝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派，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以天真自然为共同追求。

谢灵运寄情山水，作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在流连山水间，体悟山水之美，并追求自然真美，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创作中主张要“去饰取素”。在《山居赋》序言中，谢灵运首先说明了《山居赋》叙写的内容与汉大赋写京都、宫观、游猎不同，而是以山野、草木为对象；其次表明自己与汉赋作者用心雕琢不同，是不带功利目的对自然山水进行观察描写。陶渊明同样受到庄子“法天贵真”思想的影响，在陶渊明的笔下，自然秀美的山水风光与淳朴的田园生活合二为一，内容上记写日常所见山水、草木，如《归园田居》中写：“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从生活所见所闻书写真情。

慧远为东晋名僧，“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因缘际会皈依佛门，师从道安，后道安分张众徒，慧远本来打算前往罗浮山，又以庐山“庐峰清静，足以息心”被吸引停留，在此建立东林寺，在此传道三十余年。慧远撰有《庐山记》，记述了庐山的秀美风光。文章中首先对庐山的位置、得名作以说明，然后描绘了庐山的山形地势，云雾飞瀑，景色秀美。兼记庐山传说，动植物产，记写“鸟兽草木之美，灵药万物之奇”。又列举其中的山川草木、鸟兽虫鱼，文字清丽优美。无不以自然山川景色无旨归，正是“法天贵真”的思想继承。

再试以地记中山水的书写为对象作以论述。罗含《湘中山水记》，又名《湘中记》《湘川记》。罗含，字君章，桂阳耒阳人，《湘中山水记》为记家乡山水所作。他在文章中生动描写湘江水。湘水清澈，河底白色细腻，五色石子如棋子一般散落其上，更有赤色河岸，茂盛绿竹，清新明丽的湘水以

及沿岸秀美的景色得以生动再现。又如黄闵《沅陵记》：“两岸素山，崖石如披雪，寒松如插翠。”寥寥数语便刻画出山水妍丽色彩。真实客观的陈述山水形貌，更善于观察，宏观上描写山形水势，微观上关注声色光影，抓住山水的独特形貌，再现山水自然之美。

袁山松有《宜都山川记》。袁山松，《晋书》本传曰其：“少有才名，博学有文章。”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考证曰：“谨案是书，原本《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御览》均引，或省作《宜都记》。盖山松曾守宜都（本传失载），此其在郡所著。”袁山松曾任宜都太守，常常流连观览宜都山水，记述所见所闻，如记“人滩”，对人滩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得名由来作以说明。显然是地书写的最基本要求与功用。《宜都山川记》带着审美的眼光来欣赏山水，以山水描写而著称。袁山松惊异于其壮美风光，不觉流连忘返。描写长江两岸美景，先写整体形貌，曲折前行长江水道夹居两岸高山；再写周围环境，山高遮蔽日月，光影幽暗，石壁色彩鲜艳，仿若绘制了奇妙的图案，山中林木茂盛，山谷中回响猿鸣，有声有色，不过数百字，已然生动再现三峡风光。从整体构建图景，描写光线的明暗，以动态水流、声响来增添生机，立体再现自然山水风貌。这种书写完全以所见所闻为对象，强调风光本身，追求天真之美，绝少描写夸饰，以自然为真美，用词质朴文风清丽，影响了后世山水文学的发展。

结语

总之，庄子的影响流播深远，以天地自然为审美对象，也实现了对自我本身的关照，借对于山水的审美寄托来实现精神的自由，一方面对隐逸文学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对于素朴之美的追求，也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庄子的理想社会是一种完全自由自然的状态，提倡“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追求一种浑然天成的美“因之以自然”“调之以自然之命”，这些对于美和自由的追求，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都是深远而极具意义的。“法天贵真”崇尚自然的审美观影响了后世山水文学作品的书写，开创了以自然为美的审美流派，钟嵘提出“自然英旨”，刘勰标榜“自然为宗”，李白追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风。同时还影响到了山水画的创作，成为绘画的主要流派之一。

参考文献

- [1]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2]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 [3]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4]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

[5] 刘勰撰，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 年。

[6] 刘义庆撰，徐震堃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7] 严可均辑：《全晋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